

在澳大利亚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历史性会议上的报告

爱·弗·希尔

世界知識出版社

17827

210(82)
4020

在澳大利亚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历史性會議上的报告

爱·弗·希尔

CH08/17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E. F. HILL'S REPORT TO HISTORIC
CONFERENCE OF MARXIST-LENINISTS**

根据《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 1964 年第五、六、七期译出

**在澳大利亚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历史性会议上的报告**

〔澳〕爱·弗·希尔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三) 0.17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1}{8}$ · 字数 23,000

1965 年 1 月第一版 196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751

统一书号: 3003·751

定 价: 0.17 元

在澳大利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历史性會議上的报告

(1964年3月13日)

提交这次代表會議審議的，是一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澳大利亚綱領草案。这个綱領把社会主义的澳大利亚这一革命前景摆在澳大利亚工人階級和一切劳动人民面前。

它把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伟大队伍之列。它号召澳大利亚工人階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自己所应起的作用。

它表明聚集在这里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是澳大利亚工人階級一切优良、正直、忠誠和革命的传统正当继承者。它高举曾被冒充共产党员的人們所抛弃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这个綱領是在澳大利亚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和摒弃阿隆斯、狄克逊和夏基之流的恰当基础。这个綱領必将贏得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支持，因为它是真实的；它真实地表达了他們心底的要求和願望。

它是澳大利亚革命运动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次代表會議本身就是一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澳大利亚工人階級的命运确实有賴于我們这次代表會議和重建共产党工作的成功。这是一个人可能承担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責任。

因此，我們进行討論的时候，必須充分地意識到这一重大責任，必須充分地意識到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崇高任务已經落在我們肩上。

毫無疑問，我們將做到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的代表會議將勝利地重建共產黨，並使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确道路。

我們時代的性質，迫切地要求我們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要求我們組織一個質量最高的、緊密聯繫群眾的共產黨。

經驗證明，在澳大利亞工人運動中存在着大無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士——沒有為威脅、謊言和誹謗所吓倒，也沒有被賄賂和吹捧引入歧路的男男女女。

經驗證明，在澳大利亞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開始時就採取堅定立場的比較少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已經同工人運動的優秀分子結合起來。

經驗證明，在世界範圍內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新的力量參加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隊伍，反對修正主義。

最高度樂觀的時候

經驗證明，在澳大利亞所發生的正是這種情況，這次十分出色的會議就是這種事態發展的最高峰。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共產主義的前進，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共產主義在澳大利亞前進。

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占優勢的時代。社會主義體系已經成為世界體系，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正在迅速前進。

民族解放運動正在衝擊帝國主義的基礎。在東南亞地區，印度尼西亞人民正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南越、南朝鮮、老撾和日本的人民也是這樣。新几內亞人民正在行動起來，反對澳大利亞帝國主義。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具体的现实，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携手并进。共同敌人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势力。

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是有反抗性的，它的关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战斗性要求和斗争，是对垄断资本家的挑战。现在出现了从未那样出现过的永远结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前进，觉醒了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导。

现在应该是最高度乐观的时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们几乎是孤独的）这两位天才的科学预见，由于得到深受他们的思想感染的千百万人的支持，即将变成世界现实。

我们并不象修正主义者阿隆斯、狄克逊和夏基那样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推延到遥远渺茫的未来。大家应当知道，夏基曾多次说过，他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中结束，而且这话是在十月革命已四十七年和中国解放已十五年的期间说的。

我们认为，正如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所说的，我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说的话是算数的；按照我国的条件，根据声明的革命原则，赋予它以肌体和灵魂、血和肉，这是我们的任务。

帝国主义处于困境

帝国主义越来越处于困境。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激烈的瓦解和衰退过程中。美帝国主义现在以帝国主义的卫士自居，它正竭力争夺世界霸权。它

企图把老殖民主义国家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赶走，并建立它自己的新殖民主义。它企图控制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它企图巩固在这两类国家中的地位，作为它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然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它要消灭社会主义，就必须稳定它的后方，即它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

因此它到处树敌。民族解放斗争首先针对一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支持和保证每一个反动行动的美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遭到越来越猛烈和革命性的反对。越南、朝鲜、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民都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者被迫到处奔走的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拉紧套在美帝国主义者脖子上的绞索。我们向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战士们致敬。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巨大援助，感谢他们正在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决心不放松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在我们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蛮横地推行他们的控制计划，激起广大阶层人民的反对。他们的经济渗透正在迅速地进行，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外来的美帝国主义的影响。

美帝国主义利用它在澳大利亚的庞大垄断基地，诸如通用—霍尔敦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各大石油公司等，竭力企图奴役澳大利亚劳动人民供它驱使。

它利用民主工党和全国公民理事会等卑鄙的代理机构，取得改良主义的澳大利亚工党领导的支持，支配着孟席斯政府。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是澳大利亚人民和澳大利亚民族的头号敌人。美国的侵略性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澳新理事会威胁着澳大利亚人民的安全。

它们有把澳大利亚愈来愈深地卷入在马来西亚、越南、老挝

以及其它遭受美国侵略威胁的地区进行的骯髒战争的危險。

美帝国主义已經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軍事基地，它的 U—2 飞机在我国到处飞行。美国在埃克斯毛思湾建立的基地得到孟席斯政府的支持，也同样得到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的支持。这是对东南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直接威胁，是对澳大利亚人民的直接威胁。

美国第七舰队沿着我国的海岸游弋，大概就是由埃克斯毛思湾的美国基地指揮的。孟席斯政府隔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試图，是由美国的政策决定的。

孟席斯的反动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而且必然要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澳大利亚各界人民日益增加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計劃、对工人的日益加深的剝削、对工人工资、生活条件和权利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工人阶级。美国的机器公司、石油公司、食品加工公司，美帝国主义对土地的侵入和高压的貿易政策，日益加剧对农村劳动人民的剝削。部分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受到美国垄断資本扩大投資和竞争的威胁，愈来愈多地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发生冲突。

孟席斯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奉行十足反动的对外政策。它不仅参加了东南亚条約組織和美澳新理事会，而且在一切国际問題上都采取最反动的立場。它殘暴地剝削和鎮压新几內亚人民，把所謂的自由选举滑稽剧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强加于新几內亚人民。它不讓他們立即和无条件地得到独立，不讓他們享有起碼的权利和生活条件，向他們征收人头稅，派遣远征队鎮压他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垄断資本的利益而

进行的。它残酷地镇压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剥夺他们的最起码的人权。

孟席斯政府向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动了进攻。它取消了调整基本工资的制度，它的仲裁法庭在国家的全部惩罚权力（罚款、监禁）的支持下，把工资和劳动条件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上。

孟席斯政府根据以美国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垄断资本的指示，抗拒了工人争取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一切行动。

孟席斯政府扩大和加强了国家的整套镇压性机器。它首先是加强和改组了垄断资本家的主要武器常备军。

它川流不息地把美国海陆军将领和外交人员引进澳大利亚，来指导它如何最好地组织它的军队。它作出了使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同美国武装部队一体化的安排。

所有这些措施的主要矛头，都是对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澳大利亚帝国主义附属国的人民。孟席斯政府加强了镇压机关——法院，特别是直接反对工人阶级的武器劳资仲裁法院。它大大地增加了镇压性立法的适用范围。它的1960年的刑事法修正案大大地增加了政治犯罪的种类，大大地加重了对政治犯罪的刑罚，其中包括：对于从事工人阶级的直接活动，尤其是对于由澳大利亚工人同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联合行动所构成的犯罪，可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五年徒刑。

列宁的分析得到了证明

孟席斯政府扩大并发展了偷听电话的制度，并且伪善地使这种制度合法化。它扩大并加强了秘密警察（保安局），其直接目的是分裂工人阶级，囚禁它的积极分子，并且采取伪造文件、

捏造罪名、挑撥煽動、轉移視線、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安插密探等等手段，而且無疑還利用其他如“斗篷和匕首”式的機構，策劃甚至更惡劣的罪行。

所有這一切都是民主的口號下進行的。孟席斯政府已越來越多地把直接代表壟斷資本家的人，安插在国家機構的關鍵位置上。它已使澳大利亞成為国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典範。

孟席斯政府典型地表明和證實列寧关于国家的分析的正确性——国家是一个階級鎮壓另一个階級的工具，是壟斷資本手中的武器，用来鎮壓澳大利亞工人，强制实行剝削，用強力和暴力（監獄、罰款、軍隊、警察）压制工人階級的反抗，用強力和暴力压制人民对它的戰爭計劃和美帝国主义的戰爭計劃的反抗。

經驗表明，随着資本主義危机的發展，随着資產階級困难的日益增加，他們就越來越多地依靠強力和暴力。強力和暴力并不限于開槍，而是最終以開槍為后盾的整个国家强制機器。

孟席斯政府实际上参加了非正義的戰爭，并且准备参加更多的非正義戰爭。它的国家機器是为适应这一点而調整的。它的巨額軍需開支（現在每年远远超过兩億澳鎊）就是为了在国内外进行鎮壓。它是证明列寧关于帝国主义和正義戰爭与非正義戰爭的一切教導的正确性的典型例子。

孟席斯政府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发动戰爭，并且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維護剝削制度。列寧教導我們要提这样的問題：為誰的利益进行戰爭？孟席斯政府每次进行戰爭和准备新的戰爭，都是为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即剝削工人階級的那些人的利益。

列寧教導我們要提出这样的問題：抗拒这种戰爭對誰有利？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對劳动人民有利。打掉美帝国主义者和孟席斯政府手中的侵略戰爭武器，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只有采取严格科学的工人阶级态度，才能断定这个问题。不指出和平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和代表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孟席斯政府，那只能使工人阶级陷于混乱。

以自认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的崇拜者的孟席斯为首的孟席斯政府，签署了使核武器试验合法化的三国条约。孟席斯政府有史以来从未签署过一项进步的协定。难道它的本性突然改变了嗎？难道豹子身上的斑点改变了嗎？尽管有大吹大擂，孟席斯政府签署那三国条约时只不过是签署另一个反动条约而已。

孟席斯政府这样作是为了欺骗人民，使人民相信它采取了有利于和平的步骤，而实际上它是一直在加紧推行战争计划的。孟席斯政府不是支持中国政府 1963 年 7 月 31 日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彻底禁止核武器和销毁现有储存的建议，而是同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修正主义者领导人以及和平团体的某些领导人一起，挑出法国的试验来加以反对，从而使美帝国主义能够继续改进它的核武器。

和平与战争，国家的性质，这些是今天的关键性问题。今天正是需要对它们有绝对明确认识的时候，而以阿隆斯、狄克逊和夏基为首的澳大利亚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正在这些问题上制造混乱。这些的确是我們时代的重大问题。

和平不是必然的

和平必须用斗争、在前进的路上一步步地斗争来取得。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时候，和平就不是必然的。帝国主义产生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不变的特征。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民族解放斗争彻底进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断提

高警惕，那末，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

现在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不幸的是，苏联党的领导入强加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带来了弱点，这对美帝国主义有利，但是，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容忍这种分裂的。我们十分高兴地欢呼中国共产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会谈。

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对国家主权的试图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而有关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也是必然的，这种反抗有助于世界和平。

因此，澳大利亚人民必须发动更有力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斗争，必须认清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一切主要方面都得到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支持的孟席斯政府。

只有开展最强有力的运动，建立全体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孟席斯政府各项计划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保卫住和平。不认清敌人，不团结起来反对敌人，就会助长假的和平活动，并使和平的敌人能够采用和平口号和策略为掩护来推行侵略战争的计划。

修正主义者领导的和平团体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帮助和平的敌人；它们提出不反对任何人的笼统的和平口号，而这恰恰是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说，他们的计划都是以这种和平为方向。因此，这些和平团体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中心。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和平号召同美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号召混合为一。因此，赫鲁晓夫欢呼禁止除地下试验之外的一切核武器试验的三国条约是对和平的伟大贡献；美帝国主义者也这样欢呼，因为这个条约适应他们的需要。但是，事实上它使帝国主义的备战计划合法化。

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所谓热线被称赞为对和平的贡献，

而事实是恰好相反，因为它试图迷惑人民，使他們相信战争是偶然的，是通一次电话就可以制止的；这完全否认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論点。

在禁止核武器进入外层空間問題上，情况也是如此。苏联领导人还由于参加联合国出兵刚果的决定，使刚果受到蹂躏，使卢蒙巴被杀害，現在他們又在塞浦路斯問題上做着同样的事情。

他們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約翰遜說成是和平人物，是明智派，是与反动集团相对抗的美国现实主义者集团的代表。这又是对帝国主义本性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先生們是它的直接代表）本性的完全否认——不可能是别的。

阿隆斯、狄克逊和夏基之流正在目前这个时候談論什么国际紧张局势有显著的緩和。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屠杀南越人民的时候，怎么能說国际紧张局势已得到緩和了呢？

难道越南人民不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嗎？难道他們是在“国际”这个概念之外嗎？难道正当地反对为我国所支持的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是在“国际”这个概念之外嗎？难道受到得到苏联修正主义者帮助的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威胁的塞浦路斯，是在“国际”这个概念之外嗎？

不，強調国际紧张局势有了显著緩和，是以帮助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計劃为目的的。在举行联邦（議會）选举的时候（提前十二个月），修正主义的《卫报》曾說，沒有这个必要，因为国际紧张局势已有了显著的緩和；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鋒报》則說，联邦选举之所以提前举行，正因为国际紧张局势沒有緩和，而且还要加剧。誰是正确的呢？是修正主义者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們再說一遍，澳大利亚人民必須用全力来保卫和平，反对得到修正主义者阿隆斯、夏基和狄克逊帮助的和平破坏者——

美帝国主义者、孟席斯政府和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

这要求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人民、反对蹂躏塞浦路斯和刚果、反对帝国主义的马来西亚、反对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基地、要求彻底销毁和禁止一切核武器的运动。

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为帝国主义者效劳。也许没有一个问题比澳大利亚工党问题被修正主义者搞得更混乱和复杂的了。因此，有必要仔细地看一看这个问题。

列宁在1913年曾经说过，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工党是个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特殊历史任务是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工党已经起了那样的作用，而随着澳大利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它也发展成为替帝国主义服务的政党。

在联邦选举期间和以后，澳大利亚工党支持马来西亚和支持澳大利亚在那里驻军；它比孟席斯更猛烈地（至少在言论上）反对印度尼西亚；它支持美国在埃克斯毛思湾建立基地；它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澳新安全条约；它热烈赞扬（澳大利亚）同美国的联盟；它极力主张增加军费；它制定了由政府控制工会选举的法律；它建立了偷听电话的制度；它建立了秘密警察；它甚至从它的虚有其名的社会主义和国有化政策后退；它冲淡了它的虚有其名的废除刑事法的政策；它从来没有推行过社会主义，或者采取过一种很淡薄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在历届工党政府执政下垄断资本主义都得到发展和繁荣。

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工党的性质，它的改良主义思想意识——使工人阶级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做法，丝毫没有改变。它是一个采用工人阶级政党名称和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党。

澳大利亚工党在议会政治领域的行动，在工会里有它的翻版。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地方劳工理事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

改良主义者，他們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階級适应于資本主义。他們一直是这样做了，或者是努力这样做的。如果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来看，我們当記得，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曾經出現过工人階級斗争的高潮。当时发生了鋼铁工人和肉业工人的罢工，运输工人的罢工，五金工人的罢工以及其他各种罢工。

这些罢工的结果是工人階級取得胜利，改良主义者想取消这些罢工的企图遭到失敗。后来，丘吉尔在富尔頓发表的演說受到了注意，这篇演說向全世界資產階級发出制止工人階級前进的号召。于是改良主义者用坚决得多的方式来反对工人階級。在1949年煤矿工人罢工时，齐佛萊工党政府就把軍隊派进矿区，通过反工会的鎮压性法律，监禁工会領袖。

正是齐佛萊工党政府为孟席斯政府随后采取的反对工人階級的措施打下基础。由孟席斯政府加以貫徹的一切反工人階級措施，几乎都是由工党政府在其同伙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支持下奠定基础的。

今天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的政治性质改变了嗎？当然沒有改变。正象帝国主义的性质沒有改变一样，改良主义的性质也沒有改变，其原因是一样的。

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的历史，一直是遏制工人階級和阻止它进行斗争的历史。他們未能开展統一的斗争来反对惩罚权力，爭取提高基本工资，反对政府控制工会选举；这种情况表明其改良主义的根本特征。改良主义繼續执行它的久已执行的任务，今天工人階級正在嚐到这种背叛行为所結的苦果。

修正主义者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

修正主义者夏基、狄克逊和阿隆斯以所謂团结和反对宗派

主义为名，誘导了他們在工会中的同伙同改良主义者一致。他們把同蒙克^①的关系，而不是工人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統一战綫的标准；他們为同蒙克达成每一个微小的協議（不管牺牲了什么原則）而兴高彩烈，为同蒙克的每一次爭論而悲伤。这样他們就助长了改良主义的背叛行为，而他們自己也犯了同等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背叛罪过。

今天，我們看到垄断資本家采用更为进攻性的策略。他們威胁要运用惩罚权力来对付甚至是个别的工人，象他們在民航飞机駕駛員案件和墨尔本郊区火車乘务員案件中所做的那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样，是因为改良主义者（工会）领导人出于自己的本性已經系統地退却了，而修正主义者“共产党人”也同他們一道，因此，当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反对惩罚权力的斗争的时候，如此重要的工会統一行动却烟消云散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必要向工人階級指出这一点，并且在这个运动中重新开始积聚力量。但是在惩罚权力問題上发生的情况，也在一切其他工人階級事业的問題——無論是基本工資、車間委员会运动、爭取和平的斗争还是其他任何問題上发生了。

因此，在当前时代的一切重大問題上，如爭取和平的斗争、国家的性质、改良主义的性质、統一战綫等等，修正主义者都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他們剝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和革命灵魂。他們是名符其实的叛徒，特別是狄克逊和夏基，他們背弃了他們曾經在八十一个党的會議上同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共产党共同采取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而現在却加以否认。叛徒这个字眼是工人运动中最坏的字眼，他們完全是以自己的行为博得这个称号的。

① 现任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譯者